

年轻的眼神

■蒋殊

样的墓碑旁伫立，沉默无言。

许多年后，她在村庄里面对众人合力抬着的一口华丽棺材，以及后面一群披麻戴孝、哭声凄凉的晚辈，不由得想象着，想一个个拉回从前的人，可不可以，如此隆重地死一回？

王桃儿就在股红与疼痛中成长。面对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双稚嫩的手终于不再颤抖。受伤的战士比她大不了几岁，每一次处理完伤口，她都要细细将一张张被血污覆盖的脸洗出青春，洗出原有的清澈。

聊天过程中，王桃儿的右腿一直很厉害地抖动着。帮她盖好被子，压住腿。她轻叹：老得一身毛病，却活得好好好的。

好好的王桃儿以90岁高龄，历数曾经一个个离她而去的战友，酸涩地回望那些雨腥风的日子。

“我们的兵都是好样的！都是！”当兵生命历程里那些受伤的战士，都存在她心里。

有一个人伍时间不长的山西襄垣籍年轻士兵，拖着被打烂的腿来到野战医院。

“我就用小树枝给他一片片往下刮那些烂肉，他疼得大声嚎叫，却不骂我一句。”王桃儿直拍腿，“好伤心呀！”

这名小战士，在王桃儿替他清洗干净后露出疲惫却英俊的笑容。

“你姓什么？”他轻轻问。

“王。”

此后，她就变成他嘴里的“老王”，天天喊。

由于药品不到位，襄垣籍小战士常常昏迷不醒。一旦醒来，总是先努力给她一个浅浅的笑。

“疼吧？”有空时，她就轻轻走近问一句。

“不疼。”他总这样回答。

王桃儿知道他咬着牙。他说不疼，她就疼了，就一遍遍在创伤中磨练自己。再后来，那些打进战士们身体里的子弹，她一下就能给拔出来。

清醒的时候，小战士就给王桃儿讲他的事，讲他的战友，讲他的家，讲他受伤的故事。

“老王，我们都拼命冲锋，子弹在耳边嗖嗖响。”

王桃儿何尝不知，就是她这样的护理人员，子弹也几次差点打穿她的脚腕。

“我们会赢的。”小战士眼里放着光，认真看着她，“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胜利后的日子就没有流血，没有伤员了吧。

可是，说着说着，伤员就来了。一个下午，王桃儿正待接收新伤员时，却听到再一次醒来的小战士在身后喊“老王——”

“你醒了！”王桃儿很开心，扭身告诉她，“等我一会儿。”

院子里又来了一批新伤员。王桃儿按程序，清理，擦洗，上药……战士们伤痕累累，却变得眉清目秀。她笑了，倒了一杯水进屋。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受伤的小战士却再也喊不出一声“老王”，永远沉睡过去。

那天夜里，没用别人帮忙，他成了王桃儿一个人亲手埋葬的唯一一名战士。

此后多少年她都不敢想，回忆却要一遍遍翻出来。最后的画面，就是听到喊声扭身的一瞬看到的那双眼睛，“真真的！活灵灵的呀！”

“不知道他喊了几声，也不知道喊我做啥？”是疼了想换药，还是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想向她这个唯一的好友倾诉？

这个问题成了始终无法印证的遗憾。那个夜里，她第一次感到钻心钻肺的疼。一转身，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双坚毅、清澈、天真的眼神。

王桃儿很善谈，此时却陷入沉默，让这个下午的房间出现了一次长久的无声。

胜利的日子很快来了。“他没有看到。”王桃儿说，“他们都没有看到。”

前两年，王桃儿要求子女特意带她回到曾经的野战医院，触摸旧时的印痕，一一告诉从前的人，她好好地活在胜利的日子里中。

儿女们都下地干活儿去了。偌大的院子里，一只鸡也没有，只有微风吹动树叶的哗哗声。

该告辞了。我轻轻将手从她始终紧握的手中往外抽，然而她却用胜过一筹的力量将我留住。

“好好活着。他，是想告诉我这个吧？”她突然这样说，“他说过，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风又吹来，树叶哗啦啦点头。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快把头缩回来！”

八月初的一个拂晓，编号为“003”的装甲车，正沿着山谷突击。出了一身汗的驾驶员探出头来，想透透气。他觉得现在离开沿阵地还有十公里呢，动作要是麻利的话，并无大碍。他刚探出头来，身后武强焦急的喊声就砸了过来。

驾驶员像是被烧得通红的铁块烫了一下似的，马上缩回脑袋，可还是晚了，头盔顶上冒起了一股红烟——他被“敌人”的狙击手“消灭”了。攻防双方自主对抗，只要在规则范围内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敌”在这么远的距离就布下了狙击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武强，你的徒弟‘阵亡’了，咋还无动于衷？”正当武强握着冲锋枪，准备下车奔袭，班长的命令迎面“打”了过来。

“我！”武强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

“他这么鲁莽，就是因为你没有教好！”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埋怨道。武强无地自容，脸热辣辣的，深深地低下了头。“真窝囊！下车奔袭吧！”不知谁嚷了这一句，紧接着就响起了开车门的声音。

如果战友们下车奔袭，就算到了前沿阵地，体力消耗也相当大，战斗力肯定大打折扣，况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敌”狙击手消灭！

“要为战友报仇！”从武强心底里冒出来的一声呐喊，像一剂灵丹妙药，把他“短路”的意识连接上了。只见他将手心沁出的汗水狠命地往裤子上抹了抹，迅速坐在驾驶椅上，启动，挂挡，装甲车呼啸着“飞”了起来。

汗水顺着武强脸颊淌了下来，可他浑然不知，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随形就势地驾驶着装甲车。“嗯！他真不愧是个顶尖驾驶高手呀！”班长脸上露出了一丝舒心的笑意。

既然武强是顶尖高手，为啥这时才让他驾驶呢？趁着他驾驶装甲车冲锋的空当儿，先把这个问号拉直。原来，三年前新兵下连时，武强被选派去学习装甲车驾驶。由于他领悟得快，很快就脱颖而出，连一向极夸奖人的教练员王能，也情不自禁地说：“武强将来准会成为驾驶精兵的！”

谁知，被寄予厚望的武强回到战斗连队后，不久就掉链子了。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一听到枪炮声他就慌了。一时间手忙脚乱，把车开进了沟里。不



金色装甲车

■韩光

久后进行的另一次“战斗”中，他又因为过度紧张而重蹈覆辙。平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装甲车都让他驾驶得如履平地，为什么一投入到战斗中就六神无主了呢？心理素质不过关，战友们想帮他突破这个“瓶颈”。

可接连疏导了几次，就是不见效。连里没有办法，只得让他当了一名冲锋枪手。王能知道情况后，极力争取把武强调到了自己身边，成了一名教练员。

武强拿起了教鞭，立时自信满满。无论是理论讲解，还是实际操作，都做得游刃有余，先后带出了一百多名驾驶员。

虽然各级对武强的工作都相当满意，王能却觉得武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必须想办法促成他全面素质有个质的飞跃。于是，在这次部队开始演习前

边疆有梦

■闫鑫 赵碧峰

看，都感觉班长的比喻特别贴切。第一天晚上，杜涵就喜欢上了三水源。苍穹之上一片星河。望着璀璨群星，杜涵感觉自己就是一名守护者。那群星就像远方的万家灯火，值得戍边军人付出青春和热血来守护。

野外驻训的时光忙碌而充实。白天，汗珠沿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滴落，随手轻轻一抹，脸上便留下一道道土色的印痕。每天将近14个小时的曝晒，让他的脸越来越黑，但目光也越来越坚定。晚上，班长吴昊带着他站夜岗，跟他讲述红军团的光荣历史。远眺如梦似幻的星空，杜涵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年底，已经是四级军士长最后一年的吴班长光荣复退。走的时候，吴班长抱着杜涵，哭得涕泪横流，反复念叨着不愿离开。临行前一天的晚上，吴班长告诉杜涵，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考上军校。他希望杜涵能够接替他守护好这片土地。班长的话像一颗梦的种子，深深种在杜涵内心深处，生根发芽……第二年，杜涵凭着一股学习的韧劲考上了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他第一时间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班长。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老班长特别骄傲，“真好，你帮我补遗憾了，到了军校好好学，去哪里都别忘了自己是红军团的兵。”

奔跑在学院的田径场塑胶跑道上，杜涵常会想起三水源营区旁的骆驼刺、山谷里的羊群，还有远方的天山雪顶。他特别怀念冲上山头时的呐喊，怀念和老班长巡边的日子，怀念尘与土中的点点欢笑。他总会梦到三水源，边关明月照在那里，好像化成了潺潺水波。

边疆条件虽然艰苦，可铁甲滚滚中，有他魂牵梦萦的记忆。军校毕业后，杜涵又回到了这片土地，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杜涵望着蒸腾如火的戈壁滩，看到挥洒汗水的战友们，心中激情涌动，脚下仿佛也生了根。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烈日灼烤着戈壁滩，大漠中兵车艰难穿行，终于来到了三水源。透过车窗，杜涵看到一群战士全副武装在徒步行军，久远的亲切感扑面而来。6年前，他还是一名新兵，为了提高体能，他在跑步时总会往小腿上绑两个约五斤重的沙袋，那时的想法简单又执着——当兵就当最好的兵。

三水源没有水，最多的是土。每当车队经过，黄土便会漫天飞舞，常常后车不见前炮。白天，戈壁滩上的地表温度能够突破50摄氏度。身上的迷彩服有时就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杜涵记忆中最多的就是汗与土。

兵车停在宿营地的一顶帐篷前，指导员杨思看到一个新排长从车上迫不及待地下来，嘴角不禁泛起笑意。

“你就是从三连考出去的杜涵？”

“是！我是红军团的兵，这里就是我的家！”杜涵回答道。

杨思打量着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高兴地说：“欢迎回家。”

听到这话，杜涵的眼角湿润起来，这里是他的家，无论走多远，他都要回来。今年7月21日，他从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毕业，带着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回到了条件艰苦的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回到了他当兵的连队。恍然间，6年已经过去，但曾经吃过的苦在此刻品起来特别甜。

6年前刚到三水源的情景浮现在脑海里，那时杜涵只是普通一兵。干燥的空气里尘土弥漫，伴随着热浪滚滚袭来。在这里，沙尘暴经常不期而至。还没下车，新兵杜涵就被一路的沙尘“洗礼”，衣服表面沾上薄薄的一层黄土，眉毛和头发也已被沙尘染黄。前来接他的班长吴昊看着杜涵，说他像“土行孙”。杜涵和新兵战友们相互看了



烽火芳华(油画)

高阳作

长征

第4620期

★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快进来！”

她似乎早早就等在那里，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笑着喊。

跟着阳光，进屋。

“腿疼，下不了地，快过来！”她围在一床干净的粉色花被里，像久违的邻家奶奶见到小辈。她的精神很好，嗓音很洪亮，肤色是少见太阳的白，笑脸却比室外的阳光更温暖。

到她面前，她主动拉过我的手。

她的手，柔柔软软的，却有一股特别的力量，透露着与人交流的愿望。

她叫王桃儿，时年90岁。从外表很难看得出她是一名老兵。

“他们都死了，我怎么还活着？”一开口，心中的烽火便奔腾而来。

王桃儿14岁开始，就和他们在一起。那是1939年，她瞒着父亲与奶奶，跟着抗日军政大学一位18岁的姐姐进入八路军第129师野战医院。

从此走进伤痕与疼痛，朝夕与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她护理的伤员，有国民党军伤兵，甚至有日军伤兵，当然更多的是八路军战士。

“好疼呀，没有麻药，没有工具，就拿树枝刮伤口。”王桃儿嘴里“吡吡”地吸着气，将挣扎呻吟与疼痛的画面赤裸裸闯进我的脑子，久久挥不去。

土地都是红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还有河水。她的眼神幽暗下来，移向窗外。“夜里两点，去埋死去的人。”

野战医院这些少女们，还承担着这项重任。

深夜，百姓入睡，不必担心他们看到那些频繁逝去的生命。百姓眼里，扛枪的战士就是金刚。金刚，怎可轻易消亡？为了不做亡国奴，不管有多少死伤，年轻的孩子们义无反顾地走进抗日队伍，接过那些残留着前主人余温的枪。

一个个山坡上，深沟里，埋藏着王桃儿长长久久的记忆，“没有一口棺材，外面竖一块砖，写上名字。”

一条一条生命尘埃般悄然入土，换作一块一块沉默的砖。一块砖，便是一名战士“奢侈”的墓碑。她长久地在这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魅力武汉(外二首)

■陈松叶

记住 公元2019年10月18日
武汉 将点燃第七届世界军运会火炬
有朋自远方来 光临这座有琴台知音
白云黄鹤 东湖光谷
九省通衢志的城市

武汉天然地与军运会有缘
一个武字 让天下的军人心生敬意
江夏曾是三国演义的主战场
武昌首义 清王朝寿终正寝
军人征战疆场 谁不仰慕红军
荆楚大地
红安凭“将军县”天下闻名
在武汉
饮两江碧水 沐浴楚风汉韵
在武汉
军人似听到军号响 冲锋陷阵

一城秀水半城山 武汉准备好了
35个竞赛场馆
像星座镶嵌在长江两岸
万名肤色不同的军人将一展身手
为了军人的荣誉 更为了世界和平
武汉准备好了
黄家湖畔军运村正恭候客人
志愿者准备好了
向世界展示武汉的魅力
热干面 糊汤粉
三鲜豆皮 莲藕排骨汤
盛情款待远方的朋友
难忘好客的江城

会徽

诚意是天意 机遇是缘分
第七届军运会注定要选在武汉

